

书人书事



阎纲,1932年出生,陕西礼泉人,1949年参加工作,1956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,同年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,1986年调中央文化部工作。

出版评论集《文坛徜徉录》《文学八年》等10部。多次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研究成果表彰奖。出版随笔散文文集《冷落了牡丹》《一分之三》《惊叫与诉说》《座右鸣(勿错为“铭”)》《我吻女儿的前额》等8部。单篇《我吻女儿的前额》获2002年首届冰心散文奖。

在病房

突然心跳过速,疑是房颤,查了查百度,一是劳累过度。二是睡眠不足,弄不好会要命的,给我生命敲了警钟。

好在我还不糊涂,没有丧失记忆。入夜以后,常常做梦,做美梦也做噩梦,梦恶人也梦好人。“妈妈追着咪咪跑,咪咪执意不从,一溜烟扎到我怀里,抱着不放。我疼女儿,也把她抱着,妈妈对我说:都是你惯的,快起来,丝丝叫你吃比萨呢。”我笑醒了,咪咪好像还躺在我的病床上。又一晚,二位着黑装的男子破门而入,请我喝茶,就在文萃轩。我被捆上了,大声呼喊,手脚并用。醒来后,被子踹在床底下了。人老了梦多,思绪万千。

我失眠了,下地走到窗前,路灯明亮如昼,三三两两的店铺亮灯了,出租车东西交错,一辆急救车疾驰停放在医院大门口,朝霞映红了碧空。礼泉苏醒了,我还活着,悲欣交集。

酒水车拖着蒙蒙的细雨,悠悠然,空气湿润了。

我不爱过生日,生日是母亲的受难日。出生时,礼泉正有霍乱,母亲用苦的井水稀释她的乳汁把我养活,母亲死于忧患,阴阳相隔,叫着我的小名“运生”,闭上眼睛。我不愿在祝愿“生日快乐”的欢快声中过生日。

也有过两次意外。一次是在伊犁维吾尔族朋友的葡萄园里,主人听说今天是我的生日,立马上菜,羊肉烤馕、葡萄美酒夜光杯,旅人胜酒酒易醉。还有一次在甘肃刘家峡,各路朋友敲定创办《评论选刊》,适逢我生日,笑语欢声,一地瓜皮。后来,我再也没过生日。

王海、马宏茂一行来颐养中心看我,饭后过文萃轩喝茶,高朋满座,谈及给我过生日。“俗话‘过九不过十’,你今年写了那么多字,一水儿落款‘九十翁’,明年是正日子,仁者寿,家乡人诚心给您过,您端什么架子?”

我仍不允,做人要低调,狗屁挨砖头。众人云:“寿以高为荣,你不叫乡党沾点您的福气?”我仍拱手推托。最后,王海和宏茂商量,一拍手:“有了!您当初在天津《益世报》、西安《民言晚报》和《陕西文艺》发表作品,文艺创作迄今76年了,什么福没有享过,什么苦没有吃过,什么罪没有受过,您的作品如水、如火、如莲,不经意走进了多少人的心灵!咱们就以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办、礼泉县文联协办的名义,召开‘2022年阎纲文艺创作76周年作品研讨会’。”众人悦,以茶代酒,痛快一番。

76年风风雨雨,不知文艺为何物,一时糊涂一时明白,好像又明白了什么。积76年的写作经验,简单说来:不触及灵魂不动笔;没有深的或新的感受不动笔;没有人物的社会矛盾和内心冲突不动笔;没有独特的情节不动笔;没有传神的情节和细节不动笔;去陈言、去辞藻,入耳入脑。你要存心折磨人,你就把话说尽。

语言是文学的载体,也是文学的内涵。我追求的语言风格是:写评论——老辣、简约、有趣;写散文——纯情、传神、带体温。

生命在于运动,学会在于活动。在礼泉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,县政协文史馆、县文联、中国散文学会礼泉创作基地、文化单位、教育单位以及《峻山》《礼泉文化交流》等刊物,应经常举办文化论坛、文艺创作研讨会和创作交流茶会等活动。

贾平凹写过《辞宴书》,李高田写过《代阎纲辞宴书》,庆生弟以孙犁为诫,劝我好事做不完,量力而为,不要忘记,你已经是90岁的老人了,“老成精了”,悠着点,该封笔了。

善哉,斯焉!然而,我向父老乡亲做过保证,老汉只要一口气,就要报恩乡梓,终老于九峻山下。

我要在编委会的帮助下,编辑、点评、出版200多位作者的《老树新芽——醴泉作家记盛》一书。编委会以我为主,为《醴泉作家优秀作品选》进行编选工作。

我不怕死,我已死过几回了,但是,我想活着,做人,说人话。鲐背之年,还出版《新编阎纲散文》,但,也难啊! □阎纲



住院中的阎纲(左一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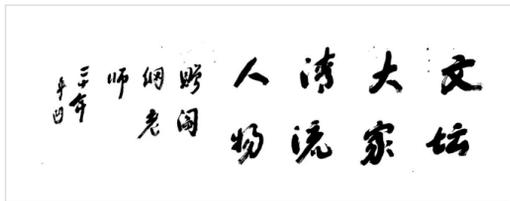
阎纲：鲐背之年情系文学



贾平凹(右一)、周明(右二)、齐雅丽(右三)看望阎纲先生(左一)。



阎纲先生(右一)看望草根作家张文闯。



贾平凹题赠阎纲先生——“文坛大家 清流人物”。

我们亦师亦友

“老辣、简约、有趣。”这是我读阎纲先生评论、散文最突出的印象。从第一封信、第一次电话、第一次微信、第一次见面、第一次采访到现在,认识先生10年了,我们亦师亦友。

在当代文学史上,阎纲先生是一位爱憎分明、风而有骨的评论家,是一位热情似火、脉脉含情的散文家,是一位极重乡党情怀的人,从柳青、杜鹏程、王汶石一直到邹志安、王愚、路遥、陈忠实、贾平凹、高建群等陕西作家、评论家,先生几乎为他们每一位的成就撰文叫好。

90岁高龄的先生回乡后,多次深入村镇登门拜访底层作家,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创作。他看望失明作家张文闯,把节余的退休金送给这位靠摆书摊维持生活的盲人作家,帮助他出版作品并写序言。

他隔三岔五邀约县文化部门负责人绘制县域文化建设的蓝图,亲自编纂、点评《老树新芽——醴泉作家记盛》。他为《醴泉昭陵人物志》《礼泉岁月记忆》《范紫东研究文集》和《壮美昭陵优秀文学作品选》写序,为慕名而来的文学爱好者写序、题写书名、签名赠书,应邀写字200多幅,或突出特点,或寄语希望,每每带着体温。先生倾家乡之情于笔端,说:“于乡情,于地域文化我有特殊的爱好,我要塌下心,只要还活着,就要知恩图报。”

76年来,先生从未停止过阅读与写作,精神生活一直处于昂扬的状态。

第一次与先生联系,是2015年6月,我怀着崇拜和敬意,给先生写信告知我的系列专访“文学陕西梦”的一些想法。

他收到信后再三叮嘱我:“小魏,你为读书推广做的那些事我都听到和看到了,有机会我们见面畅谈。”

其间,先生经常通过邮件、微信给我推送一些精彩的文章,我也曾委托友友杜剑、收藏家惠文前往北京居所看望先生。在微信上,我们畅谈文学、谈创作,每次不仅仅是思想的穿透,更是情感的共鸣。

2017年11月5日下午,收到先生的留言:“小魏,儿子不在,今天重霾,选了50多册书,都是文学作品,《鲁迅全集》《莎士比亚全集》,还有《王蒙文集》《孙犁读本》等,拉到邮局,排队,需身份证,又跑回家去取,直到下班。你爱书,爱写书人,爱读书人,自己也努力把写书人的故事推介出去,没有任何报酬,无怨无悔坚持到现在,难能可贵!刚办完包裹手续回家。答应你的事兑现了!收到告我!晚安!”8日,就收到一大箱书,其中6册是先生送给我的签名本,其余50多册,每本书都钤印有“阎纲藏书”的印章。

2019年11月27日,著名作家白描等老师一起相约礼泉看望老师,他们促膝交流分享各自近年的创作成果。

阎纲、白描两位先生同根陕西,隔河相望。他们年龄相差20岁,按理属晚辈,可先生总亲切称白描为“小老弟”,而白描亦称先生为“大兄”。他们几十年来履职京城,暮年归根,为家乡的文化事业奉献余晖。

2020年1月10日,被誉为“文坛基辛格”的著名作家、86岁的周明老师来信,闲谈中聊起先生的评论对作家的影响:“阎纲老师影响了一大批作家,譬如他的第一本书《悲壮的(红岩)》对雷达老师的影响非常大。起初,雷达分配到中国摄影家协会,受阎纲老师影响,后来到中国作协也成了大评论家。《悲壮的(红岩)》出版发行51000册,其中精装1000册,1964年再版,阎纲老师受邀中央广播电台介绍《红岩》,《红岩》热销,大家送给他一个新称呼‘阎红岩’。”

2020年10月30日一大早,周明老师从北京专程到礼泉看望先生。巧的是,碰到了贾平凹、齐雅丽等人看望先生。

礼泉这方热土,是贾平凹成名作《满月儿》的创作地。1976年,贾平凹写作遇到瓶颈,当时,他受出版社派遭到礼泉县烽火大队蹲点参与编写《烽火社史》。1977年6月7日,贾平凹依据在烽火大队的生活感受,以农科所里一对姊妹为模特,创作完成短篇小说《满月儿》。1978年《上海文学》第3期刊登了《满月儿》。阎纲称其为“风格作家”,同年,《满月儿》获中国作家协会评选的“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”。

贾平凹先生说:“阎老的家乡礼泉不仅是我成名作《满月儿》的创作地,而且阎老对我本人的文学创作也给予了重要帮助,是我终生的良师益友。”

阎纲先生动情地提起这段往事:“贾平凹与礼泉很有缘,我今天回到礼泉很有意义,新作《暂坐》我已经读完,《红楼梦》的情调,味道好极了。我老汉写了‘废都坐看’四个大字送给丹凤平凹,以示敬贺。人问‘暂坐’怎么是‘坐看’?他当场解析:‘相看两不误,只有敬亭山。’” □魏锋

记者成锦打电话说,高建群老师送我一本书,让他捎回来。我很激动,终于和老家走出去的大作家有了联系。高老师在《等风来》一文中写道:“渭河这一段流程,从新丰镇往下,南岸老崖上密密麻麻地堆满村子。湾李马村、樊村、胡村、刘村、赵村、南阳村、北阳村、季家、季堡、东高村、西高村,往下还有圣力寺村、马军寨村,可以一直铺排到潼关地面。”我的村子叫刘村,他的村子叫高村,自小,“高建群”三个字常常被伙伴们津津乐道,并以此为傲。

当成锦将《丝绸之路千问千答》(以下简称《丝绸之路》)放在我面前时,我惊讶于这本书像大字典一样厚重。翻开书页,仿佛是在跟随一位学识渊博的导游,从长安出发,进行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。这是一本堪称世界旅行文学的经典,至少对于我是一次从未有过的阅读体验。

《丝绸之路》是高老师由中国出发,途经吉尔吉斯斯坦、乌兹别克斯坦、比利时、瑞士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、葡萄牙、法国、英国等17个国家的62座城市,横跨欧亚两大洲,行程2.2万公里之后,创作的一部丝绸之路“百科全书”。

他以个人行走的痕迹、睿智的思想、独到的见解,收集了庞大的信息量,给人以脑洞大开的新鲜和刺激,让我几近着迷。

这本书除了对武将开疆拓疆、征伐天下的描述让人敬畏以外,对于文人的描写更打动人。提起被流放的徐松,他说:“这个人太伟大了。作为有罪加身的官员,他遇山则骑马而过,遇水则乘船漂流,以可贵的亲历精神,将那个时候的山形水势、历史沿革、边防设置,笔录成书。这本《西域水道记》散发着西域地面奇花异草的香味,波声海响的风格。那些一步一难、一步一险的勘测,记录了西域大部分的河流湖泊,很多今天已经不在中国版图里了,文字里的惋惜和疼痛,是近代中国的屈辱史。”

书里还提及徐松在担任榆林知府期间,通过自己的实际踏勘,把湮没千年的

行走的意义

高建群《丝绸之路千问千答》读后

赫连统万城展示给世人。高建群以同理心评价徐松:一个文化学者,失意官僚,在遭受命运打击、仕途无望的情况下转而著书立说,以大地为师,在旅途劳顿中,在案牍写作中,泼墨和张扬自己的才华,宽释自己的孤独和寂寞,于是乃有旷世奇书《西域水道记》的问世,他捍卫了文化人的尊严,为后世的文人树立了标杆。

高老师说他以在西域地面五十年的行走经验,以阅读超过三百种西域文本的知识积累,进行了这次欧亚大穿越,所以每走一处,都能联系历史文化,让此地重新走到读者的视野里,并将历史与现实关照,让这本书的唤醒意识更加强烈。

高老师作为文化人的世界宽度和民族感情,在本书所描述的人类空间移动和脚步的丈量中,表现得及其自然和突出。

高老师曾说:“大地是一本大书。大地藏着许多秘密。我们人类的行走实际上就是用脚一页一页在阅读这本大书。”无论是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,还是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毕业生,他们都是用脚进行穿越和书写论文。所以高老师说,他用诚实的脚步穿越了欧亚,用他昨日的传奇和今天的现状告诉世界;他用诚实的脚步向历史致敬、向张骞致敬,向千百年来在这条道路上行走过的每一个匆匆背影致敬。他相信,张骞的后之来者一直在路上。高老师把自己也看作张骞的后之来者,他用自己的行走、视野、情趣、风范和胸怀,开创了一个时代关于道路的高峰。

高老师以一个写作者至诚的善意、有力量的行走,淬炼成这部厚书,在这昂扬的时代风貌中,意义重大,因为丝绸之路所蕴含的中国力量,令人分外感动。而我们这些后之来者都在伟大的历史先贤们身后,仰望望着他们,以他们为榜样,走在坚实的中华大地上。 □刘欢欢

佳作鉴赏

高尚的生活,常在壮烈的牺牲中

——读柯云路长篇小说《龙年档案》有感

柯云路是我们熟悉的当代作家,他致力于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书写,尤其是他撰写的《新星》《夜与昼》《衰与荣》等一系列长篇小说,成功塑造了李向南这样拥护改革、勇担重任的典型人物形象,被广大读者熟知和喜爱。

最近读了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《龙年档案》,可以说是《新星》的续集,尽管主人公名字变为罗成,但与李向南的形象一脉相承,性格刚直,敢做敢当,在改革道路上勇往前进。他们是民族的脊梁,是社会的栋梁,是时代的弄潮儿,他们用实际行动让改革家这一社会称谓熠熠生辉、璀璨夺目。

当然,当改革家就意味着斗争,意味着牺牲;改革力度越大,斗争就越激烈,牺牲也就越多。古今中外,概莫能外。《龙年档案》的主人公罗成在书中有这样一段议论:“你要在一个理顺的好体制中,才做一个完全的好人。在一个没理顺的环境中,你就做一个不好不坏的人。那样哪儿还有后羿射日,哪儿还有女娲补天?都风调雨顺了,谁不会干?对那些风不调雨不顺的体制,要去射,要去补。”这意见很豪气也很悲壮,我脑海中不由闪现出商鞅、王安石、张居正,这些为了变法而勇于牺牲自我的改革家名字。李大钊有句名言:“绝美的风景,多在奇险的山川。绝壮的音乐,多在悲凉的音调。高尚的生活,常在壮烈的牺牲中。”可谓气势雄浑,涤荡灵魂!

《龙年档案》是一部直面现实的理想主义小说,尤其读到最后,理想主义色彩更加浓厚。面对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,身为市长职务的改革家罗成即使有敢于牺牲的壮志,但终究因势单力薄,也难以“让日月换新颜”。我估计作者写到这里也很无奈,毕竟写小说要有内在逻辑,故事情节要符合生活真实,不能感情用事,让小说脱离现实。

书中,在市委常委大会上,也就是新旧势力斗争的关键时刻,罗成眼看就要被顽固势力吞没,他“站在那那里孤无助地喘着粗气”,此时一个消息传来:“天州煤矿被淹了,二百多人被封在井下”,这个消息“把整个常委扩大会炸裂了”。也就是这一突发事件,才让罗成在危机时刻挺身而出,在救灾的过程中力挽狂澜,化解了危机,赢得了主动,推进了改革。作者创作手段巧妙,天佑改革家,形势发生逆转,改革必成功。

在现实社会中,像罗成这样作为推动社会改良进步的改革家,绝对是为可遇不可求的。我期盼老天佑之、人民佑之、体制佑之,那是社会之福、百姓之福、你我之福…… □孙鹏

新书讯

陈德智散文集《追影记》出版

陈德智新作《追影记》近日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这是一部叙事与抒情结合的散文作品集,收入作品40余篇。有《推磨》《修路》等烟火气充盈的生活场景,有《长墓》《几位匠人》等人情味十足的乡村面孔,有《小动物列传》《山里三月》等趣味盎然的自然图景。

作品文笔简约,语言质朴,情感真挚,通过阅读可以触摸农耕文明的过往细节,感知似水流年的人世沧桑,重温蓦然回首的游子乡愁。 □思琴



周养俊长篇小说《大山深处的回响》出版

周养俊长篇小说《大山深处的回响》,近日由陕西旅游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。该作品是继《雀儿》《浐河岸边》之后,他的又一部长篇小说。

《大山深处的回响》以大秦岭为坐标,讲述了三代乡邮员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,助力地方经济发展,为及时将信件、包裹送至群众手中,不惧风雨、不惧险阻,跋山涉水奔波在崎岖山路上默默奉献的感人故事。该作品是一部乡村邮递员的坚守

史和奋斗史,也是一部行业发展史、乡村振兴史。本书用写实的笔法,对山民的生存状态进行了铺展还原,表达了作者对其命运及生存环境的关怀。周养俊,西安邮电大学客座教授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中国邮政作协副主席,陕西省文联委员、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、陕西省职工工作部部长、陕西省散文学会副会长、西安市金石诗歌协会副会长。 □陈梅